東甌張文忠公奏對稿卷之十

釐正孔廟從祀

臣謹按程敏政奏曰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葢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并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于大明有道之世也

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爲秘書
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
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
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爲
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衆醜備于一身五經
爲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爲經師使侑
坐于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
獻賦進喜誦神僊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
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
著洪範五行傳最爲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
言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
不修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
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爲清談所註易
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爲王何
之罪深于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
斥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以孝經論語
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爲九江太守治行
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爲博士毀武于

朝及子賓客爲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爲賊吏子爲賊徒可爲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爲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毋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益無可稱妒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貴要紿人曰懼其爲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瘿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

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
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況其書
行於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
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
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
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
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
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
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惟妄之迹
將自甘于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
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
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
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
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
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
杜預八人褫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
甯五人各祀于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
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

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僞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又曰孔子弟子見于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于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棖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今廟庭從祀申棖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復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蟊賊而孔子稱瑗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朱子集註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爲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但不可考耳臣愚以爲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載于家語七十

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
乞祀瑗於衛祀放於魯或附祭於本處鄉賢
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名
實相符而不舛于禮也又曰洪武二十九年
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
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至張斯道以淑
人心可謂大矣然荀況楊雄實相伯仲而況
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
以子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

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並黜況之祀宜
也然臣竊以爲漢儒莫如董仲舒唐儒莫如
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
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爲僭經而
不得比于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
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
楊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
私於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
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

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爲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爲缺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爲少著述而不得比于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于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于宣聖之廟其爲闕典甚矣況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首若以謂瑗無著

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于教于學者死則爲樂祖祭于瞽宗鄉先生没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祀于學宫最得禮意謝鐸奏曰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瞻仰所係有若龜山先生楊時程門高第伊洛正傳息邪放淫以承孟氏不媿南軒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實演晦翁之派雖其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闢誠足以衛吾道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不爲不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之久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榮處中國而居然夷狄忘君親而不恥仇虜昔人謂其專務聖賢之學卓然進退之際不識聖賢之於進退果如是否乎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況

二人者皆太學之師其於廟祀毀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也舉人桂華議曰嘗讀宋史有蔡元定者史曰朱熹疏釋四書及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參訂啓蒙一書則元定之藁又曰元定平生問學皆寓朱子書集又曰朱子論易推本圖書往往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然則後朱熹而生者於朱熹皆受罔極之恩惟元定獨爲有功於朱熹死者可作朱熹之志可知也更復考其所著成書有律呂新書皇極指要洪範解大衍詳說等篇昔我太宗編輯性理全書指要新書固已擢錄至於範數雖止入其子沉之所著者沉之所受則何自哉觀其命沉之言女宜演吾皇極數而眞德秀又謂範數西山獨心得之沉之受於元定蓋不由師傳而自得之也可知矣先王制祀以死勤事則祀之竊以元定蓋亦勤斯道而竄死與古以死勤事者同所宜從祀臣謹詳敏政所奏率多正論可采弘治初曾奉

孝宗聖旨着禮部照例會官議率爲沮格不行
及按 孝宗實錄云鐸議吳澄不當從祀尚
書傅瀚力詆鐸言爲謬又力稱前人之請爲
有見不可遽易侍郎焦芳曰所謂前人者葢
楊士奇也今天下方議其當柄用之際雖從
祀大事猶能私庇其鄉人可又襲其非耶瀚
竟引禮所謂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詩書所
謂率由舊章監于成憲以文其說而於澄忘
宋事元之大節畧不及澄遂仍舊從祀而鐸
議皆寢論者謂士奇之以澄欺 宣廟非特
私其鄉人而措意亦有在瀚不悟此則唯溺
鄉里之私而不顧君臣之大倫正道統之攸
繫乃據爲舊章成憲再不可議然則楊時奏
黜王安石之配享當時安石豈無朝命而配
享哉特其命雖出自朝廷而事實由臣下阿
私所親以誤朝廷而非天下之公議所以易
之後世竟不以爲過也此豈橫私意於胷中
者所能與哉 臣又詳桂華之議蔡元定宜列

祀典以協衆論之公也臣又按歐陽脩乃有宋一代人物未與從祀嘗觀其所著本論實有翊衛聖道之功蘇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夫韓愈既已從祀歐陽脩豈可闕哉

孔子祀典或問

或問孔子祀典自有唐以來稱號定矣子必願　皇上正之者何也臣荅曰爲尊孔子也爲人道大倫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孔子以德則師也以位則臣也大倫正而後孔子之道尊故曰尊孔子也然非愚一人之見也今昔諸儒之公論也世之人徒知以封王尊孔子而實不知所以尊也或曰孔子封號聖祖詔仍元舊也臣荅曰　聖祖初未嘗爲孔

子作謚號也仍元舊耳按洪武三年詔曰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歷代忠臣烈士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華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夫胡元祀神瀆禮極矣名之不正甚矣　聖祖一切革去獨存孔子祀典者實以孔子明先王之道爲天下師也曰爲天下師　聖祖實尊之以師也非以王號也　祖訓凡傳制遣官代祀歷代帝王孔子廟於帝王則直曰帝王於孔子則直曰孔子故凡祭祀遣命俱稱先師孔子實未嘗有以王號稱之者也夫孔子稱文宣王太公稱武成王實始於開元之制也洪武二十年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仍祀太公建武成王廟　聖祖曰太公周之臣封諸侯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子並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太公之祀止宜從祀帝王廟遂命去王

號罷其舊廟觀此則孔子專廟祀之實
聖祖尊之以師之故其不王孔子之意亦自可
見矣不然孔子道德雖非太公可擬然以周
天子視之則皆臣子也加以非號太公既必
不享也孔子又豈肯享哉或曰追崇之禮其
來尚矣凡爲人君者皆尊崇其祖父孔子師
也獨不可追崇乎臣荅曰此　國朝楊守陳
之論也其言曰孔子道德教化之盛賢堯舜
而配天地自生民以至於今一人而已後世
人君皆師之則皆其弟子也稱爲先師固當
矣若追崇之典必當臻乎極而後已焉周公
制禮追王其父祖前未有也師生之義與父
子之恩同子可以追王其父則生亦可以追
王其師況孔子又萬世一人後王實被罔極
之恩者乎噫斯言也悖也甚矣天子而追崇
其父周公之制也弟子而追王其師古有是
制乎信斯言也成湯之於伊尹學焉者也亦
追崇伊尹可乎或曰孔子有天德王道者也

追崇爲王奚爲不可臣荅曰孟軻氏曰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夫昔者堯薦舜於天矣舜薦禹於天矣故舜禹之有天下天與之也孔之德雖無媿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自夫唐玄宗加孔子以王號也未世因之若將使孔子有天下者也以爲尊孔子也噫欺天甚矣或曰然則周惇頤以爲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其言不足證乎臣荅曰周惇頤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夫王祀孔子自唐宋未之有改也惇頤之意特主言孔子功德之隆宜萬世報之無盡焉耳夫豈旣以孔子正王道明大法也而復以王祀爲宜乎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或曰孔子王號自唐宋至今未之有改也雖三尺童子皆知所尊也臣荅曰三尺

童子皆知所尊者尊孔子以師也非以王也有人於此列堯舜禹湯文武之像而祀之其罹刑禁也必矣孔子雖三尺童子皆得以祀之尊之以師故也或曰塑像之說果非禮乎

臣荅曰非禮也諸儒已論之詳矣又按國朝宋濂曰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開元之制搏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或曰孔子塑像固非禮也然仍元之舊一旦毀之忍乎

臣荅曰以土梗爲孔子也爲禮也誠一旦不忍毀也以土梗非孔子也非禮也則不可不亟毀之矣毀之所以尊孔子也以全禮也夫奚疑哉或曰塑像毀矣無假於章服矣然則籩豆樂舞之數其仍舊可乎一旦殺之忍乎

臣荅曰以籩豆樂舞之加爲尊孔子也爲禮也誠一旦不忍殺之矣以籩豆樂舞之加非尊孔子也非禮也則不可不亟殺之矣殺之所以尊孔子也以全禮也夫奚疑哉或曰祭用生者之

祿天子以天子之禮樂祀其先師夫奚不可
臣荅曰祭用生者之祿人子推之以事其父
則古禮也弟子推之以事其師則古禮未之
有聞也杞宋用天子禮樂以祀其先爲二代
王者後也若魯以周公之功用天子禮樂則
非禮矣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
孰不可忍也又謂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然
則八佾十二籩豆天子之禮樂也孔子肯安
然享之乎或曰廟仍以殿名可乎臣荅曰孔
子學宮之祭本古弟子釋奠先師之禮也謂
廟可也非殿也或曰孔子祀典之正將行之
天下也然則闕里也如之何臣荅曰孔子之
後其傳道者宜莫如子思也昔魯哀公誄孔
子曰尼父子思作中庸則直稱曰仲尼固未
嘗援之爲孔子重也曾子將死起而易簀責
曾元曾申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
人也以姑息是不安用大夫之禮也孔子豈
肯安享天子之禮樂乎又子思曰今天下車

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言天下一統也奚疑於
闕里乎哉或曰
聖明在上凡諸　祀典誠不可不正也無乃太
速乎臣荅曰　天地定位　日月陰陽各止
其所禮儀有成典矣夫孔子與天地合其德
日月合其明實祀典之大者不可不急正者
也非速也宜也

嘉禾頌

臣伏見錦衣衛指揮僉事張楫莊田內有嘉
禾一穗而兩岐者十一莖而二穗者二十進
獻伏蒙　皇上發示內閣臣謹按瑞應圖曰
嘉禾五穀之長王者德茂則生堯時孳於畝
夏二本同秀殷同本異秀信爲聖帝明王之
瑞不虛生也恭遇　皇上敬　天勤民稽古
正學去冬祈來年于天宗倏獲靈雪之應今
春親藉田于先嗇疊來瑞麥之祥惟　聖德

之謙虛却祥瑞而不有臣伏思天之所貺人不敢違況臣忝列輔臣喜倍恒品敢伸歌頌以相歡謠頌曰我　皇嗣統立民之極文教誕敷烝民粒食宵旰皇皇視民如傷博施濟衆弗忍告荒　帝德日隆唐虞三代自古休禎于今疊再先集維霰靈雨既零陰陽以和匪曰冥冥天鑒我　皇惟民視聽來牟發祥曰豐年應　帝不自有敬之敬之郊禮復古昭格遲遲戚畹之臣有獻嘉穀普天之下五穀以熟薦于　三殿獻于兩宮起敬起孝肅肅雝雝豈曰豐年人民之育永錫祚胤令終有俶

陳謝

先該臣妻封一品夫人蔡氏病故該部遵依
舊例照品官造墳料價定數及遵舊例妻故
在前併造夫擴題蒙　欽依差官前去營造
今該本布政司造完回奏臣妻已獲安葬完
畢臣自揣猥庸濫叨　恩寵官臣之身而又
及臣之妻榮臣之生而又及臣之死臣將何
以爲報乎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謹陳謝以
聞

陳謝

臣於本月十五日子夜欽蒙傳
諭明晨卯初三刻朕於文華殿視祭器就宣張
少傅來看了方詣　三殿叅拜臣聞　命奔
趨刻期候　文華殿下先是前殿已陳設新
製　圜丘祭器有如金爐玉爵錦幕圭璧祝
函帛篚之屬以至金鐘玉磬賁鼓搏鼓琴瑟
簫管祝敔羽籥干戚之屬左右前後森然整
然靡一不具　皇上如期躬親看視時寶炬

在堂熏爐在案　皇上周旋折旋詳審制度
旣又　躬親考擊鐘磬精審音律金聲玉振
洋洋盈耳臣已得竊聞於堂下矣　皇上看
視畢進臣至殿中　皇上敬　天至誠不
御座臣叩頭　皇上諭臣曰此親製　圜丘祭
器朕已看視特命卿看視臣謹奏曰此皆出於
皇上敬　天至意臣謹當遵奉　欽命看視
命賜臣茶臣復叩頭　皇上退御　文華後殿
臣起而踧踖一時仰見金壁輝煌燈燭交映

恍如身在蓬萊事若夢寐未敢以爲眞也旣
復循旋恭視凡一應禮器樂器大小畢審罔
敢或遺仰見　聖明制度精當舉其大不遺
乎小法乎古復宜乎今眞足稱我　皇上敬
天之誠左右以臣恭視畢告　皇上始還內詣
三殿行禮臣竊惟記曰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
德也　皇上律天時之宜復　聖祖之制夫
事　天之禮雖以簡爲貴而禮器大備實又
以多爲貴者也非　大聖人盛德其孰能之

臣又伏思自昔人臣有得侍其君宴游而自以慶幸無過者茲臣何幸得遇 聖明實千載非常之遇也又茲得 賜觀祭器如此實千載非常之觀也故臣敢備述顛末用陳誠悃以著我 皇上敬 天至誠萬古所當爲法以表微臣荅 君至願萬死莫能爲報也若曰怙恃 君恩以自誇侈臣實不敢臣之心 皇天鑒之 皇上鑒之者也臣不勝感恩之至

再疏

本月十七日午刻欽蒙傳諭宣臣至文華殿先是殿中陳設新製 圜丘正位龍牀御案各青金龍衣褥 配位龍椅供案各錦龍衣褥左右陳設錦幕無筭 皇上御 文華殿看視畢進臣至殿中 皇上敬 天至誠不御座臣叩頭 皇上諭臣曰此親製 圜丘龍牀御座朕已看視特命卿看視臣謹奏曰臣前蒙 聖恩賜觀圜丘祭

器茲重蒙　賜觀龍牀御座臣無任感戴復
叩頭謝　恩　皇上退御文華後殿臣起而
踧踖循旋瞻視仰見　聖明制度俱極精當
左右以臣瞻仰畢告　皇上復進臣至後殿
臣復奏曰臣遵奉　欽命瞻視　圜丘龍牀
御案等器俱極精當足稱我　皇上事
天至誠　皇上諭臣曰此雖出朕事　天之誠
實賴卿贊成臣復奏曰此皆出自　皇上事
天至誠臣豈敢能與　皇上進臣前臣少前復

跪復進臣至御座前以　御札授臣令臣看
視　天威嚴重臣一時不敢展奏曰容臣退
外看視　上允之復　命賜臣酒飯臣謹再
三叩頭踧踖而退臣出　文華殿下方敢端
拱展視　御札云即令祁寒之候在工人役
恐難做造　圜丘大工想已畢工可着併力
儹造　朝日壇工程十一月朔始可暫止
方丘夕月二處工程待正月十六日即復舉行
二月至五月計有整三月其時和暖必得其

完今止工只着於申前辰後辦料卿可思處
會勛等行務稱朕體天恤民之意臣即趨出
捧錄　聖諭傳示工所遵行臣㓜惟書曰天
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皇上恤民之
心一至如此而又況勤誠事　天之心靡在
不存　天心有不昭格者乎臣又伏思前蒙
皇上宣召夜召之恩也今蒙　皇上宣召晝接
之禮也且俱承　賜觀事　天禮樂之器此
誠千古所無史冊未見之　恩遇也臣何以
爲報乎懽躍感激之餘不避煩瀆敢復具本
陳謝

辭避

今早伏蒙　發下工科都給事中趙漢所奏
已欽奉　御批臣本不敢復有所言臣思漢
之所論非徒有益於　君上而實有益於臣
也夫負荷之際誠人臣所當自量仰惟
聖明在上勵精圖治百度貞明臣凡庸莫能裨
助萬一位重弗勝日懷憂畏誠不敢以自用
也嘗因內閣員缺已三奏請臣之心惟
聖明知之不敢求人知也漢之言不亦宜乎其

曰兩京大臣之中或家居耆舊惟德惟才必
見用於盛世曰疏曰遠勿使遺於　聖朝漢
之忠於　君謀也如此伏乞　命其疏名
上請急爲簡用如臣之庸劣乞　賜退避則
國家黜陟之典明　君臣保全之恩至矣臣不
勝惶懼之至

奏謝

臣嘗聞疑人弗任任人弗疑言
君道也忠臣不私私人不忠言臣道也恭惟
皇上虛已宏大任人弗疑凡爲臣子敢有行私
而懷不忠之心者則非人類矣臣才不稱位
性不通時故動人言重煩　聖聽實臣之罪
也仰惟　皇上知周百王明見萬里　天語
諄復人情莫逃凡有飾詐行私而懷不忠者
能不毛寒骨竦乎且伏承重　諭臣等弗可

較忌當各益思勉修職業臣感　恩如天地
負罪如丘山敢不日加省勉以圖補報以求
無負我　皇上委任之重也

論用人

近該北直隸巡撫官奏欲盡將進士舉人選
補此地方州縣正官臣思之心有未安竊惟
科貢皆　國家取才正途我
聖祖初制歲貢監生多有任之卿佐及御史等
官而進士但多授以縣丞而已及後進士之
選偏重非惟監生之途輕棄而舉人亦甚輕
矣夫司牧最親民惟州縣而已今天下州縣
無慮千三百餘爲正佐之官者進士十不及

一舉人不及二三餘皆歲貢并援例監生以及吏員出身者爲之皆有親民之責者也古人嘗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何所不濟惟在上之人任用振作之耳去歲朝覲後　皇上敕諭吏部凡州縣官無分進士舉人監生吏員但有廉能愛民者許一體推舉擢用庶在位者各有所奮發而百姓蒙澤也今巡撫官未見一體推舉進作而反請重進士之選臣竊恐其所示不廣而與前　敕旨相悖戾也夫進士顧名圖進者固多而恃勢虐民者亦不少若一切以科名爲重而監生之輩盡輕棄之則彼皆不惜其身無復奮發誰爲　朝廷盡心撫字百姓耶伏乞

聖明將此本垂覽或令吏部再行議擬庶取才之途不狹而仁覆天下者廣矣

禘祫議

謹按禮大傳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唐趙匡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此說最得其正朱熹獨取之乃禘之義也又按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未大事於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

升合食于太祖宋楊復曰大合毁廟未毁廟之主祭于太祖之廟乃大祫之義又按禮王制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犆與特同礿當爲祠禘本是天子大祭而後爲時祭之名者漢儒所記之誤也或問祫程頤曰祫合祭也只是祠禴嘗烝之名爲廟禮煩故每年於四祭中三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徧祭諸廟也乃時祭小祫之義也又按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漢鄭玄曰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肆祼獻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遂爲三年祫五年禘之說自後各相祖述元吳澄亦曰肆獻祼五年之禘也饋食三年之祫也祠禴烝嘗四時祭名夫禴祀烝嘗信四時之祭也然皆有肆獻饋食之禮宗伯未嘗別爲禘祫之名丘濬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出於禮疏經無明文先儒所不取臣推原禘祫之禮

不明於天下後世者實以宗廟之制不能復古故也謹按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朱熹曰劉歆之說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爲七文武之宗不在數中葢周自武王克殷卽增三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遍遷至懿王時則文王親盡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三穆之上謂之文世室至孝王時則武王親盡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三昭之上謂之武世室

朱熹又曰漢承秦弊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穆貢禹韋玄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章帝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廟皆爲同堂異室之制自是以來更歷魏晉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

而更僻處於一隅旣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
羣廟之神則又上壓祖考而不得自爲一廟
之主以人情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
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
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宜亦有所不
安矣丘濬又曰按古者天子七廟各自爲室
自漢明帝以後始爲同堂異室之制行之千
有餘年一旦革之以復古制葢亦難矣必欲
酌古今之制果何如而可適今之宜而不失
古人之意乎臣竊以謂宜如周人宗廟都宮
之制七廟各爲一室太祖之廟居中分爲三
昭三穆其中有功德者別出之以爲世室如
劉歆之說兄弟相繼者各爲一世而各自爲
室每歲四祭如周禮所謂祠禴嘗烝春祠則
犆祭夏秋冬則祫祭如王祭之說春祠每歲
孟春自初一日齋戒爲始四日祭太祖廟間
一日祭一廟前一日省事畢卽繹歷十有四
日徧七日每室各祭則羣廟之主各得自伸

其尊而不壓於太祖矣至於夏之禴秋之嘗冬之烝則先期各於其廟告以時祫之意至日各迎其主祫食於太祖之廟而已祧者不與焉則主祭者不勞而行之不難矣所謂大祫大禘者說者謂五年一禘三年一祫非古制大儒程頤有言立春祭先祖冬至祭始祖朱熹謂先祖之祭似祫始祖之祭似禘二儒之言雖爲人家而發然揆之於義而合推而上之似亦可行請於每歲立春之日行大祫禮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之廟大禘之禮則於冬至之日行之於始祖之廟而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焉後世人主多是崛起未必皆如三代世系有所據依功業有所積累所謂始祖者創業之君也始祖所自出之帝據其所可知者也請以宋朝爲比而卽光宗之世論之所謂始祖者太祖也太祖者宋創業之君也太宗仁宗二帝有功德不祧以爲兩世室神宗哲宗徽

宗欽宗高宗孝宗六室爲親廟然此順翼宣三祖眞美二宗皆在三昭三穆之外親盡而祧所謂僖祖者太祖之高祖開國之初卽追封以爲親廟其所知者止此自此以上更不可考是爲太祖所自出之帝宜別於一廟以藏其主而以順翼宣三祖祔其中遇行禘禮則請僖祖出就太祖之廟祀之而以太祖配焉大祫則太祖正東向之位而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如常儀如此則太祖名號旣與廟相稱而亦不失其所以追王崇祀僖祖之心矣若夫祭天享帝則惟以太祖配焉夫然則尊尊親親各得其宜而古禮庶幾可行之今乎是雖不盡合古人之制而古人之意或亦畧得其彷彿矣傳曰非天子不議禮顧臣何人輒敢妄議葢述所聞以比擬前代之制非敢以爲今日可行也臣謹詳我聖祖國初嘗立四祖廟各自有門堂寢室特以世數未足不能盡如成周九廟之制今

大明集禮及　祭祀禮儀具備可考也然欲復古禘祫之禮宜先于　宗廟之制講明之可也又　聖諭祫是合祭之名今　世廟歲暮之祭無謂臣竊謂三年之祫古禮經既未有明文而今歲暮之祫特古祫祭之遺意非正禮也至於　世廟歲暮之祭誠止是節令之祭非祫也欲復古宗廟之制禘祫之禮臣則謂丘濬所論似有可采者焉臣病中姑述梗槩以　聞惟　聖明擇焉

廟祀議

臣即捧錄　聖諭與時言面議仰惟　聖明據古之禮酌今之宜眞非　大聖人不能也

聖諭　太祖居中是尊　太祖爲始祖周人尊后稷以配天以后稷爲始封之祖也今尊太祖配　天與周人尊后稷同是宜尊　太祖居中爲始祖也夫尊　太祖爲始祖則宜尊德祖爲所自出之帝至于　大禘之行祀德祖於　太廟之中而以　太祖配之則得禘

之義矣又　諭　太宗以下考序昭穆之位
俱南向各奠獻讀祝此誠得古禮春特祭之
義也但如見今　寢殿之制恐疑與　太祖
並列宜考昭穆東西以次而南又一堂之上
宜各設屏幕以隔別之如各廟然是或一道
也又　諭孟夏秋冬三享仍如今行此又誠
得古禮時祫之義矣臣又考得古禮祭必出
主設衣冠以祭漢時之俗禮也又古禮祔于
祖父無後者各以班祔今　諸王府與功臣
不同宜各以　祖父班祔也又功臣配食宜
分別兩廡古禮惟大烝享功臣三時不與焉
烝冬祭名正大祫之時也　聖諭季冬中旬
擇日舉歲祫　禮以存　太祖當代之制歲
暮祭于　奉先殿其　世廟止行四孟禮歲
暮亦祭于　崇先殿　聖明所處俱極至當
但禘祭之期未奉　明諭臣竊惟　太祖既
正始祖之位則　德祖爲所自出之帝所宜
歲行一禘不然恐禮行太疎也古人有言曰

夫禮非天降地出葢可以義起也不可必循者古人之迹不可少變者古人之心誠得其意而推則自可以因時損益緣人情之所安而爲之節文矣何必今與古合哉此正
聖諭所謂庶祭義或明而人情不至於疊勞可萬世行也

定嬪御名位

今各處選至淑女俱　聖母親擇之臣伏思
聖母必親擇之者實所以重其事也今日
聖母所急望於　皇上者孰大於此　皇上思
所以慰　聖母之望者又孰大於此　聖諭
天子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
御妻以贊內治廣嗣緒夫曰嬪曰世婦曰御
妻未嘗無名者臣謹詳周禮后正位宮闈同
禮天王夫人坐論婦體九嬪掌教四德世婦

王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領官分務
各有典司唐太宗制妃三人正一品卽周官
三夫人之位也六儀正二品卽周官九嬪之
位也美人四人正三品卽周官二十七世婦
之位也才人七人正四品卽周官八十一御
妻之位也又　聖諭謂玆選本爲充妃嬪宜
取先代之制或曰某嬪某嬪庶別於衆人
聖諭所處至明切矣又唐之六儀淑儀德儀賢
儀順儀婉儀芳儀各一人次於三妃之下四
美人之上至於昭容昭儀亦唐後來女官之
名伏乞
聖明參酌命名舉行

之位也才人七人正四品[illegible]

妾之位也又　聖諭謂茲選本為充妃嬪宜

聖明參酌命名舉行某嬪某嬪庶別於衆人

聖名伏乞　王明切矣又唐之六儀淑儀德儀賢

美人女[illegible]至[illegible]容[illegible]有[illegible]